

HONGGUOFUQI



中国夫妻

何
苦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夫妻 / 何苦著. —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1. 1

ISBN 7-204-05508-X

I. 中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5696 号

中国夫妻

何 苦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2 字数: 290 千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ISBN 7-204-05508-X/I·989 定价: 19.60 元

目 录

1	处 暑
41	太阳雨
81	秋 蝉
126	星 兆
164	晚 露
206	大 寒
254	雪 盲
293	惊 蛰
340	花 色

处 暑

说来，对于两性肉体的交媾，这并非是一个合乎道理的季节。

小城的酷暑似乎就更是这样，不仅白日里的闷热会使人毫无性情，即使到了午夜，那丝丝的风却还是平着，仍不见应有的凉爽飘进房间里来，而房间里又没有空调，人热得筋骨都软了，秦文柏和妻子徐淑媛，虽是一上床就脱得几乎是一丝不挂，但也却是并没想过在今夜怎样，同时又都怕皮肤一经接触就会弄出汗来，弄得浑身粘粘的无法入睡，便始终保持着一一定距离躺在床上，各自斜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，谈论着一个话题。

然而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，也正是因为这个话题，谈着谈着，徐淑媛的心里上，竟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冲动。直至，连秦文柏也觉得，今夜似乎太有过一回性生活的必要了。

而这个话题，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。

男人叫张铁夫，在本市计生委搞宣传工作，是秦文柏

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之一。女人叫林佩兰，是一家企业的会计，今年三十七岁，与秦文柏多年前就认识，因她比秦文柏小，秦文柏就一直叫她林妹妹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么多年了，也算是朋友。但就是这个林妹妹，现在却成了张铁夫的情人，并且俩人的关系，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，而俩人之间，所以能有今天的结果，秦文柏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。

秦文柏还记得，半月前的那一日，林佩兰有事来找秦文柏，恰巧张铁夫也在。张铁夫当时和另外一个叫古丽的女人刚刚分手，正处于痛苦之中，不知怎么，第一眼看见林佩兰，心就动了。秦文柏发现俩人彼此都有好感，当时无意中说了句调侃的话，意思是，你们俩是一见钟情啊！谁知，俩人真就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

俩人的这种关系，徐淑媛当然是不知道的，徐淑媛知道他们的关系，是因为今天晚上张铁夫竟把林佩兰大摇大摆地领到她开的饭店来了，并且在徐淑媛招待他们的时候，两人还毫不掩饰彼此的关系，看情形似乎也掩饰不住。而其中的一个细节，徐淑媛大概终生也忘不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林佩兰爱吃那种红枣米饭，吃急了，半颗米粒残留在唇边，张铁夫让她处理一下。可林佩兰却冲他娇嗔地一笑，张铁夫便搬过林佩兰的脑袋，夸张地用自己鲜红的舌头，把那颗米粒给舔了去，那情形给徐淑媛的感觉，像是两个动物凑到了一起。饭后，说是要唱歌跳舞，林佩兰虽是歌唱得不错，但也只唱了两句，就被张铁夫拉过去跳起了贴面舞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一边跳着，一边又是

亲又是吻，当时就弄得徐淑媛不断地吃惊，脸红心跳，不敢抬眼瞅他们。

关了店门，回到家里，俩人一上床，刚刚躺下，就谈起了这对男女。尤其是徐淑媛，虽然她早知道张铁夫在朋友堆里是最风流的，在这之前还有过别的女人，但他却从未让别的女人在徐淑媛面前亮过相；以往说起此类事，秦文柏替他隐瞒，张铁夫也决不承认。可没想到几个小时前，一切竟都赤裸裸的了，一切都那么锐利地刺激着她，徐淑媛自然就不能不说起此事，而且所说的问题似乎还相当严肃，令秦文柏不得不小心地回答。

“铁夫和林妹妹的关系，之前你肯定是知道的，可你是不想让我知道对不对？”

女人这话确是说到了男人的心里，秦文柏不想把最要好的朋友有了婚姻以外的女人告诉妻子，完全是怕无意中伤害了她。当然，无形中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丈夫最要好的朋友有了婚姻以外的女人，丈夫是不是也会受污染？并因此也走出家庭之外？这种事情听说也是会传染的。而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眼看着婚姻陈旧着，一切似乎又都将结束着，她们对自己的丈夫最担心的不就是这个吗？

“淑媛，你说的对，事情我确实早就知道，也确实没想跟你说，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什么呀，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不都是想换换口味吗？”

女人这一次的话似乎又说对了，在性的问题上，男人确实是有一种求新的感觉，这一点，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的

生理构造，似乎就能大致说明问题。就生殖器官来说，女人的阴柔之美，平坦的充满了防御性，而男人却是昂扬的总想要进攻，总想要去做一个新的探索 and 创造，以至就时常会去冒险。而这对大多数男人来说，似乎是一种本性，实施起来，又似乎是有着一种生命意义上的快感。

然而，现在听妻子这么说，秦文柏又不能承认这一点，只好装做无知地说：“也许吧，这个事我还真没想过。”

“你装糊涂吧，敢说这辈子你就没想过别的女人？没背着我和别的女人有过什么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这个做妻子的可真就太幸运了。”

女人竟用了“幸运”这个词，男人听起来，不知怎么竟觉得很悲壮，直至还有一种悲凉感。而事实上，男人的这种感觉又有谁能说是不对呢？当今的夫妻们，特别是中年以后的夫妻们，他们的一生，这样的悲壮有多少？又有多少女人有过这种真正的幸运呢？

再次咀嚼思考着“幸运”这个词，秦文柏意识到这样继续下去不太好，便想改变一下谈话的路线，可弯又不能改得太直，或者说不能离题太远，想了想说：“其实……其实女人也很重要，幸运不幸运，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人自身。就说吴玉芳吧！人的长相不说，可你知道，在铁夫那个家里，作为妻子，她是不是太像男人了？心是不是太粗了？太缺少女人的魅力了？”

秦文柏的话，完全是想把徐淑媛的想法引开，别让自己老在她的光圈之内被曝光，可没想到，徐淑媛在这个新的问题上却又认真起来。

“文柏，看来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像林妹妹那样的女人有魅力吧。”

女人确实是敏感的，问题一下子就让她点透了。徐淑媛这么说，秦文柏知道这个时候自己不能说假话，事实上也不敢说假话，只好点点头。

验证了自己的判断，徐淑媛突然激动起来，话也有些急促，说：“可……可我不明白，林妹妹是比我们小了几岁，可人样子并不是很好看，如果不是妆化得好，会打扮，敢穿敢戴也赶时髦，她那样子也不比我和玉芳年轻多少，怎么就有魅力呢？”

徐淑媛这个时候这样品评另一个女人，应当说并不是出于妒忌，尤其是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她所要探究的完全是魅力本身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，无疑地关系到她自身的存在价值。也就是说，同样作为女人，特别是中年女人，在男人面前，或者说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，到底还有没有实质性存在的意义？还能不能像年轻时那样，内容与形式都多姿多彩地站立于丈夫面前？以至用不着做什么包装，都可以自然地令丈夫减去非分之想？

而眼下，女人的这个心理，作为丈夫的男人，秦文柏虽然一时还没能完全领悟，但多多少少已意识到了些什么，想来话题又恢复了新的沉重，本不想再往深处发展，可女人却追问起来。

“文柏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，你那么些书不能白念吧，文章都怎么写出来的？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叫魅力？林妹妹的魅力到底在哪啊？”

女人这样问，也许是问得太抽象了，男人一时却不知怎么回答了。正沉吟着，女人似乎等不急了，用她的手轻轻地推了他一下。女人柔软的手，在这炎热的夏夜里也是热热的，那五根手指触碰到男人的身体上，像一条条柔柔的小虫子，而这短促的肌肤的交合，使男人好像突然一下子找到了答案。

秦文柏说：“其实，要说魅力的解释很多，但归纳起来，我想主要该有两点是不可少的。精神上的是其一，这就不必说了，说起来也很复杂。其二，便是身体，一个女人的魅力，这是最基本的要素，失去了这一点，其他方面再突出也不能说她是有魅力的女人。”

“是吗？照你这么说，女人的身体真的就那么重要？”

徐淑媛显得越发认真，语气竟有几分急切。

“当然，你想想，女人的魅力是对谁而言的？是不就是对男人的？没有男人的存在，女人的魅力是不就无从谈起？”

确实的，这世界上原本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男人，一个是女人。事实上，男人的阳刚也好，女人的阴柔也罢，彼此的存在不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吗？没有男人便不会有女人，没有女人也不会有男人，这就如同没有太阳就显不出月亮，没有天就没有地，在这一点上，秦文柏对两性的这种理解，无非也是一个平常的道理。

只是，作为女人的徐淑媛，大概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罢了。

“那么……那么女人什么样的身体才算有魅力呢？是不

是你们男人常说的性感就是魅力呢？”

同样是作为女人，特别是像徐淑媛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女人，没想到此刻终于悟到了问题的根本。

“对呀，你说得很对，抽象点说，女人的性感对于男人就是她的魅力所在，而性感这个专用名词是谁造就的？我觉得，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男人吗？虽然有时候女人也对男人使用这个词，但女人其实还是从男人那里借用来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秦文柏发觉后边的话好像有点多余了，又加了一句说：“总之，一个女人的性感对于她自身是太重要了。这就如同有些动物一样，那年你还记得看孔雀开屏吧，那个雄孔雀展开五彩缤纷的屏翼，就是在雌孔雀面前显示它的性感，是一种求欢的表现，而且，可能每一次都是成功的，动物如此，人也如此。”

听完了秦文柏最后这句话，这一次，徐淑媛没有马上再说什么，她换了一个姿势，把脸对着秦文柏，痴痴地看了他一会，才又说起来，而且是说得很激动。

“说了半天我才明白，照你的理论，女人的魅力等于性感，那性感等于什么呢？像林妹妹，她的性感在哪儿？是不是她的乳房大，很能诱惑你们男人？是不是她的性要求比玉芳不一样，让铁夫有了新鲜感？否则，铁夫怎么就连二十年的夫妻都不顾了迷上了她。她也是有家的人，听说她老公还是个领导，怎么也什么都不在乎了？难道女人的性感就起这个作用？”

话题再一次严肃起来，听不出来徐淑媛的话是问自己还是在问秦文柏。意识到在同样是女人的妻子面前，自己

的有些话说多了，秦文柏知道再往下确实是不能进行了，便也换了个姿势，同样地把脸对着徐淑媛，意思是想给她一些温存，让她平静一下，然后睡觉，因为现在已是凌晨两点了。

可谁知，脸和脸刚刚对上，他却意外地发现，徐淑媛正用一种火辣辣的、从未有过的、类似发情的母兽般的眼光审视着他。并且，没容他做出反应，她竟一下扑到了他身上，并且大口喘息着，忙乱地动作着，用力地，像是怕他脱逃似的，把他赤裸的身体牢牢地锁在了她身上。

语言的行动就这样结束了，秦文柏明白往下便是行动的语言了，而行动的语言现在看来，完全是语言行动的罪过。

而这罪过是因为，此时此刻，不论是时间，还是彼此谈过的话题，对两个人肉体的交媾都不合时宜。

然而，即使这样，即使他还没有真正地产生那种性要求，甚至于连想都没想过，但秦文柏知道，今夜的这个时光，不管怎样他也必须要这样做，而且，不仅要做，还要尽力做好，直至要让女人欢畅，让她的内火消融，直至让她和他都在这个漫长的话题之后，在这星光灿烂之下忘掉一切。

而这些年来，特别是最近几年，包括今夜，尽管他还一时说不准，女人为何就会因为那一男一女的话题而产生性欲，但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明白的：这个男人，丈夫，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，特别是在床上，他的肉体似乎只能这样，只能这样走过来。

事实上，徐淑媛不知道，张铁夫不顾一切地，公开地把情人林佩兰带到她面前的时候，也正是他人生中情感最为幸福，也是最为痛苦的关键时刻，也可以说是身心都处在两个极端上。

这幸福当然是不言而喻的。多情而性感的林佩兰，以她显著的女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全方位投入，几乎就把张铁夫给溶化了；而与那个分手了的女人的痛苦和悲愤，几乎也把他在这方面的体验推到了极致。

此刻的张铁夫，站在这两极上，仿佛在完成一次最为伟大、也是最为惨烈的精神交接。

而事实上的情况是，每当他沉浸在与林佩兰的无限幸福中时，也正是他忘记痛苦，并以幸福来麻醉痛苦的时候。

男人也许就是这样，或许不只男人，女人也是如此，痛苦之极时，便无一不更为渴望幸福并很容易发现幸福。而沉溺于幸福中时，往往便成了对痛苦的一种报复，一种遗忘不了的遗忘。以至这遗忘，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。

张铁夫和古丽的相识是在两年前，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春日，而俩人的相识，同张铁夫与林佩兰的相识一样，竟又是因为秦文柏。

那日，秦文柏作为小城惟一的作家，去北戴河参加省作协举办的笔会，恰巧张铁夫出差去北京，回来时就在北戴河下了车，到笔会的地点来看秦文柏。而当时古丽作为另一个城市的业余作家也在这个笔会上。张铁夫进门时，

古丽因为秦文柏同意了一个编辑在他的小说上署名，正在尖着嗓门痛斥着秦文柏。因为古丽和秦文柏曾在一所学校同过半年学，加上古丽这女人天生的火辣、多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所以对秦文柏说话，就更不考虑他是否接受得了。

古丽说，你写的小说，干嘛要让那个狗人署名？他是编辑不假，可编辑就是干这个的，你就那么屁也不放，就把自己的一半给了他，你是想巴结他对不对？你不觉得这么做没人格，不觉得太卑琐了吗？

可秦文柏却说，怎么说呢？就算你说的对吧，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到哪河脱哪鞋，你想想像我这样的小城作家，发个东西容易吗？我要是不同意编辑署名，他要是不给我发我有什么办法。

听秦文柏这么说，古丽更火了，说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，你的骨头也太贱了！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去找他，找主编，找作协的头，让他曝曝光，他妈的我就不信治不了这狗人！

说着，古丽竟真的扭身就要往外走。

秦文柏知道这女人说得出口也做得出，什么事都不怕大，顿时慌了，连忙去拦她，正这时候张铁夫就进来了。张铁夫对男女间的问题特别敏感，又见俩人拉拉扯扯的，以为俩人是那种关系，立刻兴奋起来，说，没想到文柏你小子也行啊！这么靓的女子竟然跟你好上了！

秦文柏知道张铁夫是误会了，刚要解释，古丽那边却先开了口，说，你说啥？我和他好？简直是开玩笑！就他浑身那二两骨头，也不称一称，天下的男人就是死绝了，

我古丽也不会沾他的边！

听古丽这么说，张铁夫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感觉似乎不大对，正要说点什么，秦文柏却连忙做了解释，并把古丽发火的原因也说了，意思是让张铁夫也帮他劝劝古丽，千万别去找那个编辑，否则事情就闹大了。

谁知，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，张铁夫竟然站到了古丽的立场，说，对呀！你这个同学说的一点没错，这种狗人，就是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！文柏你不用说了，我赞成你这个同学的行动！人啊，该低头的时候低，不该低头的时候，这脑袋就是让人砍下去也不能低！

秦文柏当时就愣住了。

之后，张铁夫和古丽就好上了，而且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，当天晚上俩人就发生了关系，而发生关系的地点就在秦文柏住的房间里。

当时秦文柏的房间里有两张床，另一张床是空着的。原本的，天色已晚，张铁夫自然就要占据另一张床和秦文柏睡在一起，这样，既省了到别的地方住宿的钱，俩人又能好好说说话。可谁知，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秦文柏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，古丽还不走，仍是两眼雪亮地与张铁夫对眼光。

末了，秦文柏实在困得不行了，刚想开口让古丽回房去，不想古丽却突然大声地说，好了，明人不做暗事，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秘密。秦文柏，咱俩是同学不？你听着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已经爱上了你这位朋友了！而且是刻骨铭心地爱。刻骨铭心你懂吧？就是说，从骨头到肉都爱

上了，就是说，从今往后，从骨头到肉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！没有……

说着，没容秦文柏反应过来，她一下子就扑到了张铁夫怀里，并一伸手拉灭了灯。

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。秦文柏愣了一下，意识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，立刻一下子跳到了地上，意思是想离开这间屋子，到其他笔会人员的房间去找张床，可还没走到门口，身后便传来了古丽的声音。

古丽几乎是低吼着说，你想走是不是？你想当甫志高是不是？你要是走那就是出卖我，出卖你的朋友！出卖你懂吗？什么是爱情你懂吗？如果你要走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连动物都不如！既然我已经什么都和你说了，你却还要走，那你走吧！从今往后我将视你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！

没想到古丽这么说，想了想，秦文柏知道自己走不了了，只好重新回到床上，一把抓过被子，把自己从头到脚蒙了个严严实实。他这意思很清楚，依古丽和张铁夫两个人此时火热的激情，他们是不会平静地睡过去的，一切的一切都会发生，他是不想让自己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。

然而，接下来，当这一切的一切终于都发生了后，秦文柏才知道，他这努力完全是徒劳的，完全是毫无意义的，几乎像是掩耳盗铃。

因为，被子可以蒙住他的眼睛，但却挡不住声音冲进来。而对秦文柏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声音所蕴含的意义，似乎就足已替代了他眼睛所能看到的内容。

而事实上，秦文柏的感觉无疑是对的，这对男女，果

真一开始就进入了状态，并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声音毫无节制。尤其是古丽，秦文柏猜测，她与男人的肉体可能刚刚对接，那声音就发出来了。而那声音，竟像是发情的母猫被掐住了脖子所发出的叫声，它似乎过分地尖削与锐利。好久的，秦文柏竟没弄明白，一个并不年轻的，肉体已经失去了鲜活的女人，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，听来竟那么叫人脸红心跳。

接下来，男人的声音也显而易见了。但这种声音，准确地说，只能算是一种抑制不住的，短促也又沉重的呼吸声。其情景，就像长跑运动员在长跑结束时的样子。而随着这呼吸的越发急促，频率越发加快，女人的叫声似乎也越发地激昂与高亢了。

两种声音就这么组合着，这世上的两个人，两种惟一的声音就这么交响着，因其生命的快感与快乐，对于他们的赤裸裸的暴露，他们似乎已经毫不在意，似乎已完全忘记了一个旁观者的存在。其情境，使两个人更像是两个正在交媾的动物。

而对于这一切，这声音的内涵，尽管秦文柏不是一无所知，但他还是震惊的，甚至是恐惧的，甚至还有说不出的羞愧以至心跳。所以，为了把自己的这些都掩饰掉，装做自己睡着了，什么也没有听见和看见，让他们彻底忘记他的存在，他只能是一动不动地忍耐着，像是一个守纪律的潜伏者，又像是一个忠实的观念，忍耐着被窝里的闷热，更得忍耐着那种声音给他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种种刺激。

……渐渐地，身上的汗下来了，被窝里缺氧，他都快要窒息了，便盼望着他们快点结束。可好不容易盼到了一次短暂的沉默，谁知，接下来的表演却更加充分，更加肆无忌惮。尤其是女人的声音，似乎比上一次更加嘹亮，内容更加丰富，也更加波澜起伏。终于忍耐到最后，当他意识到俩人终于消耗尽了所有的能量，沉沉地睡去之后，他才悄悄地掀开被子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而这时他才发现，他的内衣早已让汗水浸透了，头发竟像是被洗过了一样。

之后，俩人就这样好下来了，好得几乎是无遮无掩，除了张铁夫妻子吴玉芳大概还蒙在鼓里，圈里圈外的人，包括张铁夫单位的领导，几乎都知道了个大概，而且一好就是两年。

两年里，从精神到肉体，张铁夫是全方位地投入着。而这种投入，对于四十三岁的他来说，无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个代价，就是对于妻子吴玉芳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冷却，全面欺骗，直至危及到了婚姻的存在。而这一点，同许多有了婚外恋的人的行径是一样的，并不新鲜，也不足为奇。只是，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是，张铁夫对此似乎并不在意。确切地说，两年里，他的每一次投入，包括两个人上床做那种事，仿佛都是在为脱离现存的婚姻做着准备。

两年的时间里，数百个日日夜夜，算起来，用吴玉芳后来的话说，张铁夫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不在家里。吴玉芳下岗后，到农贸市场摆小摊做买卖，起早贪黑，万般辛苦，他也没帮过一手。就是儿子张奋在外边闯了祸，和几个社会小青年把一家游艺厅给偷了，他也没抽出时间好